

詩經毛傳補義

十一

5112
465
9



465
9

毛詩補義卷十一

漢

趙人

毛公

傳

蕩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

綱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疾病

入矣。威罪人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謏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咨嗟也。強禦強梁禦善也。掎克自伐而好勝入也。服服政事也。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天君滔慢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也。對遂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怠然于中國歛然以為德。怠然猶彭亨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無陪貳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

式也。義宜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作夜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蜩蟬也。螗蟬也。小大

近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內粦于中國覃及鬼方。怒

也不醉而怒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

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無聽大命以傾。○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顛仆沛拔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八章章八句

案蕩蕩廣大貌。歐陽修云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亦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上帝以託君王義亦與上篇同。烝衆克能也。言蕩蕩上帝豈非下民之君乎。上帝而疾威於人何其政教多邪僻也。天之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此以下托文王歎紂以切刺之也。陳際泰云托同列可盡言也。托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且所譏在乎勝國夫在乎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曾是者怪尤之辭。天為君謂殷紂也。女指彊禦招克之人。言昔文王見殷紂之虐

咨嗟曰女殷紂何曾使彊禦格克之人在位執政事乎
女羣臣雖誠如此此本因君降慢德女肆興是力為之
耳歐陽修云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
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下皆倣此
三章而汝義善對
怨也彊禦之人用事則下多怨者故曰彊禦多對流言
謂放言於國以誣謗賢者也金滕云流言於國式用侯
維也作詛古字通用祝亦詛也故作祝皆訓詛言女為
人君當秉善類反任彊禦多怨之人外則流言謗賢遂
其惡內則寇盜攘竊以用事王與羣臣乘爭相疑而詛
祝無極也此蓋托紂譏用衛巫也
四章忽然訓彭亨彭
亨驕滿貌史記云紂高天下以聲是也不曰天下而曰
中國者對夷狄言故第六章云覃及鬼方時是也陪謂
副貳王者也言女彭亨于中國多為積怨之行而反自
以為德不能明爾德是由背無臣側無入也蓋彊禦在
位賢者不用是雖有而猶之無也爾德遂不明以無陪
貳無卿士也言無匡救之者也有謗謗爭臣者其國昌
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紂之謂也
五章飲酒齊色曰酒
式用也止至也言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沈湎以

酒乎事之不宜女惟從用既愆爾所當至無明無晦式
號式呼酒酣極矣俾晝作夜史所云長夜之飲是也
六章蟾為蠅蠅亦蟬也方語不同耳三輔以西為蝸梁宋
以東為蠅尚上由用覃延也鬼方但為遠方不言其地
何楷云易稱高宗伐鬼方而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
之地在荆楚中明矣蓋楚俗多鬼故曰鬼方云如蝸如
蟾如湯之沸如羹之方熟皆言號呼之聲也凡所行威
虐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居人之上用行是道民不
堪命可知矣內彙于中國覃及鬼方道峻厲之威及于
遠方也鄒忠胤云史稱厲王暴虐諸侯畏之荆楚自去
王號其威亦憚矣覃及鬼方此是邪
七章嚴祭云不時
者猶言厄運也鄭玄云老成人謂伊尹伊陟臣扈之屬
典刑謂典冊所載成法也大命國命也言非上天為此
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章耳雖無老成人可與
圖尚有典刑可循法而曾是莫聽用是以致大命傾覆
也
卒章撥猶絕也夏后桀也言古人有言顛沛之揭然
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實已先絕矣此本不得不相
隨也紂時宗廟社稷猶在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王自

為惡失人心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言周鑒在殷也通篇托文王歎商至此忽以殷鑒一語逗出托言之意矣韓嬰云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

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戾職主戾罪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

也覺直也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訂大謨謀猶道辰時也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刑紹繼共執○肆皇

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維民之章洒灑章表也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

方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慎爾虞非度也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話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

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

子讎用也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不遐有愆也輯和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

云觀西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僭差也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

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荏苒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緝被也温温寬柔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

我僭民各有心話言古之善言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

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假

也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莫晚也○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

用為教覆用為虐藐藐然不入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老老老也○於

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度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

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案抑抑訓密謂威儀靜密也鄭玄云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譬如人之內有德則外有威儀也言威儀之抑抑維德之廉隅也今王政暴虐不復見此威儀人矣古人有言國無道則無哲不愚此賢者佯愚不為容貌爾度人性無知以愚為主是其常天性之疾也哲人而為愚畏懼於罪也呂祖謙云厲王非特自燕喪威

儀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其時益可知矣。案爾雅釋淇澳。始之以學。終之以威儀。遂言盛德之及民。深武公作抑戒。亦以威儀開端。乃知古人之學。學之成德而已。彌中而彪外。威儀也者。德之表也。威儀與德非一矣。詩凡言威儀者。皆主德而言也。二章競彊也。維人謂賢者也。鄭玄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遠道謂長久可循之道也。則法也。此承上章而言。言非世果無賢者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其人。賢者在位。則可以教化於天下。此有正直德行。故四國服從之。大謀審定。政令長遠之法。以歲時告施。內懷德而外敬。慎威儀。維可以為民之法矣。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此之謂也。三章迷亂曰荒。湛沒也。女。女于王。罔無敷。廣也。言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傾敗厥德。以荒湛于酒。女。雖惟湛樂之從。而獨弗念及。歌子孫。哉。何無廣求先王之禮。以能執明法也。四章肆。故今也。弗尚。厭棄之也。胥皆也。戎兵戈盾矛戟之類。戒備戎兵作起也。言王所為如是。故今皇天未尚如彼。泉流稍

就。虛竭。女羣臣無相率。皆以滅亡也。此蓋戒羣臣亦以自警也。夙興夜寐。戒懈怠也。洒掃庭內。戒無逸也。上者下之所仰。宜為民之表憲。當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備兵事之起。用驅遠蠻方之來侵。厲王荒湛于酒。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夫人之聰也。不苦則不開。而其逸欲。以勞故漸寡。人之神也。愈用則愈給。而其享用。以細故益宏。夙夜洒庭。無作細務。看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與小旻相襲。小旻刺幽王。此篇刺厲王。蓋當時有此成語。而取義則隨作者意。較不同耳。五章質訓。成民謂使得其所也。蘇轍云。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嘉善也。言當安爾人民。謹爾侯度。苟內失其民心。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言出於身。加於民。宜慎爾出語。道之以德。宜敬爾威儀。勿不柔善。白圭之缺。尚可磨鑿。而平。斯言之失。遂往而不可改。夫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不可從而追已。六章易輕也。由任意而自由也。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德。恩德也。下文惠是也。朋友兼諸侯羣臣言之。繩繩不絕也。承奉也。言女無輕易自由。以言無曰。苟且如是。人無持我舌而止之。

者。故易致差失。言不可苟逝矣。一逝不可復追。言之善者。無不見用。德之加人。無不見報。爾能惠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靡不奉戴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子孫亦受其禍矣。**七章**君子謂在位者。上章朋友是也。遐遠也。不遠遠也。德過也。相亦視也。云思皆語辭射厭也。厭息也。言視爾友於君子。和柔爾顏色。是不遠於有愆乎。蓋人之常情。其修于顯者多如此。然視在爾室。尚能不愧于屋漏。非隱之處乎。不無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人雖不知神其不知乎。神之至。臨不可測。况可厭息而不慎乎。莊周有言。為不善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不愧于屋漏。之謂也。**八章**辟法。臧善嘉美也。小子指當時少年用事者。言民法女之為德。女為善。則民為善。為美矣。善慎爾之所當至。不愆于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為法者矣。夫善往則善來。怨往者害來。猶投桃報李也。不脩德而任刑。以欲服人。是彼童羊而自用其角也。適漬亂小子而已。蓋不敢斥言。以用事者言之耳。**九章**

陸德明云。荏淶柔意。柔木。柔忍之木也。言我也。順德。順有德之言也。言荏淶柔木。則被之弦。以為引。温温恭人。則訓之學。以成德。故其維哲人。告之善言。則順德而行。之。其維愚人。則反謂我僭差。人心不同。知愚相越。如此。此言人之性質。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也。若厲王。蓋不可告語者也。**十章**焦竑云。提音抵。言提其耳。言附耳以教之也。鄒忠胤云。此解甚精。且於匪面命。意關切。淮南子云。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亦此義也。言於乎小子。不知善否。我非但手攜之也。又示之以事。我非但面命之也。又附耳以教之。我所以誨爾者。詳且至矣。假設女猶曰。未有所知。則女既抱子。為人父矣。非復未知臧否之時也。是由盈滿為累耳。凡民無盈滿意。能聽其教。則所知必有成德。豈有既夙知。而反晚成者乎。詩志云。民字不虛下。是於手攜耳提之外。又借此為棒喝也。見盈則德不成。倘其靡盈。凡民皆能有成矣。蓋豪傑之知。雖多。一盈則聰明有必窮之路。**十一章**昊天孔昭。呼天愬也。諄諄告曉之熟也。藐藐忽畧之貌。視爾所為。夢夢我心。慘慘忠臣之情也。此我生所以靡樂也。歐陽修云。君

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言不我以。諄諄為教之也。反以我為虐之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老。義與上章同。既老非謂實老也。上章云抱子等而言之。故曰老。蓋甚言之也。詩人之語常如。此如下。民卒瘁。非謂民患黃病也。民苦于虐政。譬之病耳。朱熹引曲禮。八十九十日。曰老。以為倚相所謂武公年九十五者。可謂泥矣。卒章止語。辭或差。通僻棘急也。言於乎小子。我告爾以先王之舊章。爾能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矣。天方艱難。周室將喪。厥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昊天豈有差忒哉。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無告也。呂祖謙云。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為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日在干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為正可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苑。茂貌。甸。言陰均也。劉。爆

燥而希也。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俛彼昊天。寧

不我矜。昊天。斥王者也。○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日旗。龜蛇。日旐。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黎齊。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靡所止疑。云徂何往。疑。定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競。彊。厲。惡也。梗。病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

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俾。厚也。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也。圍。垂也。○為謀為毖。亂況斯削。也。毖。慎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亦所以救亂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蕭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遡鄉僂吧莽使也力民代食天祿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維此惠君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相質也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

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晉以穀

多也性牲衆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瞻言百里遠慮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隧道也維此良人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言闇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類善也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嗟爾朋

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

赫赫炙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戾定也涼日不

可覆背善罵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八章八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案序云芮伯刺厲王。芮伯即春秋傳所謂芮良夫是也。桑柔謂桑葉始生柔濡也。侯維持取殄絕也。俾明大貌。昊天斥王義亦與板同言。苑然彼桑葉庇于其下者。維均得蔭。及其將采之。則葉爆燥而稀疏。不復能蔭矣。日以喻王暴虐不能庇下民。反困病之也。民之憂不絕於心。其來致喪亡久矣。俾彼昊天何無我矜憐耶。蘇轍云。周之盛也。如桑柔之茂。其陰無所不偏。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也。歐陽修云。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持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案汲冢周書芮良夫解云。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是與。以民之憂不絕於心。恐致喪亡。其意昭合。朱熹以不殄心憂屬之君子者。非。旂旄戎車所建也。翩翩旂旄舒張之貌。行則翩翩故傳云。在路不息也。具猶俱也。燼燹燭既然之餘也。言厲王數興征役。四牡駉駉不息。旂旄翩翩在路。但是驅不堪命之民。伐不得罪。是以亂日生而不能平。無國而不見殘。

滅也。民悉被兵禍。或死或生。無有齊假。其存者俱遭此禍。亦其餘燼耳。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厲王非能殘伐四國。而云靡國不泯何也。王既不能平亂。則諸國諸侯強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故無國而不見殘滅也。歐陽修云。兵役是朝廷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按史記楚世家。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竹書紀年云。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獫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其事皆與詩昭合。司馬子長有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豈盡可考哉。朱熹以自然怨則有之。言則誰敢。蓋是芮伯探一時所障之民情。而代宣之。使王知莫敢言之人心。可悲可憫。而可畏如此。不可不深慮其或潰也。章茂無也將猶養也。徂行。

也。君子謂當時在位者言國步頻促民無資以為生天不我養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困苦極矣然在位君子實維無彊爭之心誰生此禍亂之階者至今為病禍有根原其來也遠歸咎於上之辭也歸咎於上而併及於先世怨之之深也蓋自成康既沒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勒瑤水之轍共王滅密懿王命虢公伐犬戎孝王命申侯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窮兵黷武之事亡代亡之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意若言成康沒而王澤竭在位君子所知也而何執心無競耶章爾雅云慤慤憂也土鄉辰時觀遇瘡病棘急也此述在役者不得歸自傷也蓋復申上章意脈自貫憂心慤慤念己之鄉土即國步蔑資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即天不我將也自西徂東無所定處即云徂何往也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在邊垂勞言疲病之極也五章况滋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也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淑善胥皆及與也言王為謀且為慎然而任非其人謀非其道故亂滋生而國日削今我告

爾以所當憂恤誨爾以序爵賢能夫禮之救亂也猶濯之救熱也誰能手執熱物而去之不以濯者今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君臣皆與陷溺於禍難而巳禮之救亂人以為迂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昔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無大國之討乎引是詩而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用小人以防小人是抱薪以救火也阨高賢於下僚課崇功於卑秩是一杯水以當輿薪也惟爵賢能黜貪佞禮以維持之是救焚上策勿迂曲突而遺焦爛之咍哉六章俊訓吧吧者風吧吧人氣使不能息也有肅心不安妥也云語辭好謂崇尚之好稼穡即重農也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力民謂功加於民者也好善也言今王之為政使人如鄉疾風吧吧不能息民懼離罪無日而安使不得及時耕耨也王當好是稼穡民雖稼穡而賢者不治之則亦不能遂其業矣其有功力於民者則使之代食言任賢也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入是以上下皆得其所雖然

稼穡國之寶也。不可輕使代食。代食必擇其人之維善而後可也。不可濫也。此好是稼穡。即上章告爾憂恤也。力民代食。即誨爾序爵也。代食不得其人。則民亦不得盡力於稼穡矣。**七章**立謂在於位也。立王見今在位者。謂厲王也。蓋厲王雖暴虐乎。其勢不足以滅周家。禍將止於王身故。以立王言之。汲冢周書亦云。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後果王奔于彘。其和之後。宣王承世。皆如其言。可謂明識矣。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卒盡瘁。病恫痛也。穹蒼訓天穹。言形蒼言色也。言天降喪亂。將滅我王。蝗螟為災。稼穡盡病矣。可哀痛哉。中國之人。俱繫於禍。家產盡虛矣。窮困無有旅力。以念蒼天。韓嬰云。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此之謂也。**八章**惠君謂仁愛之君也。宜徧猶謀也。相與金玉其相之相同。傳訓質質猶性也。蓋任性則慮有所不及。故明王考之。先王之道。凡事雖微必慎。考慎其相之謂也。不順。即不順先王之道者也。臧善也。自獨俛善欲用己之見。而使之善也。與考慎其相反。自有肺腸。行心中之所欲也。與宣猶反言。仁愛之君為民人所瞻仰者。其

秉心也。凡事徧謀于眾。不任其性。而考于道。以慎其所為。唯彼不順之君。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繇得善乎。行其心之所欲。無有綱紀。非特使無所瞻仰也。還使民迷惑如狂。**九章**朋友指僚友也。以與古通。穀善也。言視彼林中。其鹿尚性。性並行。朋友已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今上無明君。下有僚友之譖。是以進退皆窮也。**十章**胡之言。何也。維此聖人。知微見遠。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維彼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諸積薪。未及然。猶之安。愚亦甚矣。當時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何為斯畏懼忌諱哉。于時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人無敢言者。故為此自詆辭。以見王之暴虐焉。**十一章**良善也。鄭玄云。忍心謂有忍為惡之心者。貪猶欲也。荼苦菜毒。螫入蟲皆惡物。故比惡行。此承上章言。王暴虐人無敢言者。故維此良人。王非求之。弗進言。唯彼忍心者。是顧是重。復以逢王之心。言周書所謂賢知箝口。小人鼓舌。是已民之欲亂。本出於不堪其命。故寧為荼毒之行耳。夫亂與荼毒。豈民之本性。中有大不得已。而甘心

出此爾人惟知民性之反常而不知其情大可知憫者也
 十二章 鄒忠胤云空大谷蓋風洞也今風洞所在有之
 聞之陽和有洞出風每年致祭而金華宋潛夫亦有風
 門洞碑記此類是也式用穀善也征行也韓詩作往言
 大風之行有道必從大空谷之中以興君子小人行
 各有所由也蓋秉心本異其所由不同矣維此良人心
 在安民故所作爲皆用善道維彼不順心在利己故無
 往而不爲闇冥也夫由善道則庸夫化爲端良不由善
 道則中材必入闇冥是君子小人所繇而成其本在順
 道與不也故對良人以不順言十三章 不順之極成貪
 人貪人蓋謂榮夷公之屬也芮伯向嘗陳諫者也故有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之語悖惑亂也言貪人非徒己不
 良而已又敗彼善人其爲人也聽言則面從而答之爲
 誦說先王之言則耗耗乎如醉不用其良人之言反使
 我民惑亂也當是時也道路以目惟苟免罪罰而回譎
 規避莫不至是敗類之驗也十四章 朋友與第九章朋
 友同而汝也飛蟲飛鳥也孔穎達云蟲鳥之大名羽蟲
 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也之往也陰覆陰也赫與王

赫斯怒之赫同蓋威怒不可嚮邇故傳訓矣嗟爾朋友
 予豈不知汝所作爲乎如彼飛鳥時亦爲弋射所獲汝
 貪恣不已必有禍患吾向嘗往陳諫是覆陰於女也女
 反來加赫怒於我言不受忠告也十五章 職主也涼訓
 薄謂薄德也春秋傳云號多涼德善背巧欺違也克勝
 也回適邪僻也競強也言民之所以貪亂無極者主由
 在上者涼德善背也爲民之不利如惟恐不勝也民其
 堪乎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強用民力也言使不以時
 第六章所云拜云不逮是也卒章盜即謂貪人也言民
 之未定主由盜臣爲寇害也我向嘗告爾以涼德不可
 爾反背我言而善罵爾雖善文飾曰非予所致我既得
 其情而作爾歌其言著明豈可掩哉自古小人誤國在
 當時則僞君子耳背而托之忠故曰善背罵而托之忠
 故亦曰善罵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然故前曰予豈
 不知而作而終之曰既作爾歌見其能逃主且而不能
 逃君子之視也詩志云此詩云載胥及溺俛民卒狂民
 之貪亂民之困極回適未戾等句摹畫民情危如累卵
 與召公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同一悽惋所謂聖人瞻言

百里者此也。忠臣憂國，其在極思如此。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薦重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早既大甚，蘊隆蟲蟲。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不殄禋祀，自

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當也。○早

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喪，先

祖于摧。推至也。○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早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羣公先

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早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

如熏。滌滌，早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也。羣公先正，則不我聞。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殪我以

阜。懔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也。悔恨也。○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

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

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

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嘒。衆星貌。假。至也。

求為我以戾庶正。也。戾。定也。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案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此詩繼桑柔之後蓋旱乃厲王餘烈也宣王遇此災而懼欲銷去之百姓為王所憂故仍叔作是詩直述訴於天之辭所以為美也倬彼雲漢解見棫樸篇昭光辜罪也喪謂死亡亂謂民心不安

也舉凡祀典所載咸舉而祭之也周禮荒政索鬼神是也皆用牲祭之故下文言靡愛斯牲又太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祭必用圭璧也卒盡也寧願辭時大旱渴雨王夜仰瞻天河光回轉于天曾不見雨候王曰於乎何罪今之人反求之已也天降喪亂饑饉重至非止一年羣神無不祭無所愛於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然而未見雨候寧惟無聽於我一人欲其災止于已之身也與下章寧丁我躬意同殷湯之世大旱七年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今宣王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蓋於桑林躬禱其庶幾乎詩弋云此雩祭之章也雩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是未旱恐旱故語多稱美化工此因旱而雩故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章蘊積也隆雷聲也鄭玄云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蟲蟲旱氣也爾雅訓薰歿絕也禋潔祀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

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克勝臨享。數敗也。言旱愈久而益甚。暑氣蘊積。雷聲隆隆。旱氣薰蒸。人為旱故。禋祀不絕。自郊而宮。奠其禮。瘞其物。天神地祇。人鬼無不尊祀。然而後稷既不勝旱災。上帝又不享于我。於乎何罪。耗敗下土乎。寧使我躬當之。欲無使民被其災也。首章兢兢業業。宣王恐危也。鄭玄屬之民者。非也。靡有子遺。言無復有遺漏也。王充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先祖謂后稷也。于於古通言。大旱不可移去。兢兢業業。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大亂之後。周之黎民。所餘固已無幾。今又降旱災。靡復有子遺。昊天上帝。何不為我留遺。此餘黎。我何可不相畏乎。乃呼先祖曰。先祖乎。於乎何至於此。夫始萬物者。本乎天。窮則反其本。生周民者。祖乎稷。痛則呼其祖。故告上帝。憫不留餘黎。呼先祖。訴民至於此。四章羣公。古之上公。專祀必所祭。如勾龍后稷之類也。先正先世官長。即月令所謂專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是也。胡寧猶何曾也。言大旱不可卻止。民悉在赫赫炎炎之中。人君以天下之得所為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

之境。民失所。則云我無所矣。今民近於死亡。無瞻於前。無顧於後。饑困極矣。羣公先正。專祀所及者。何不我助乎。先祖文武。何曾若是之忍乎。我皆我於王。鄭玄以云我屬于民。非也。五章滌滌山枯水竭。則如快如焚。可知矣。不我聞。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蘇轍云。宣王祈旱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德。不當天心。寧使我遜去。無以我苦此庶民也。六章黽勉也。瘠病憊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莫晚虞度也。此承上章寧俛我遜。而又作一轉語。言始欲遜去。既而又念民命方急。故黽勉于此。不敢去。以思濟斯難。天何曾病我以旱乎。曾不知其何故而致也。我所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昊天上帝。則曾不度我心。歟。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無恨怒矣。此自反自疑之辭。上文所謂憊不知其故也。七章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冢宰。特於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為眾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其近王之兵者。膳夫。掌食之官。印與仰。同里。憂也。爾雅。作惺。人道相友。吉凶慶乎。有紀以合之。今旱太甚。食乏財竭。不能為禮。是散無友。紀也。

上自家宰度正。以至膳夫左右。皆殺禮如傳所云。宣王傷之曰。窮哉病哉。我欲靡人不救。而無止民不能給之。患言國用空竭也。於是愁悶。仰天訴云。當如我憂何。昭明。羸餘也。成成功也。曷何寧安也。言瞻仰昊天。唯見衆星。曄然。未有雨。徵大夫君子當勤于賑救。明布惠澤之所至。無敢有私羸之而不敷散。今民近死亡。無棄汝之成功。此何求為我民而已乎。乃所以定汝度正也。又仰天訴云。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解頤云。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良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呂祖謙云。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志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幹也。○豐豐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謝周之南國也。王命召伯。定甲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召伯南國也。登成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功事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私人。御治也。官也。私人。家臣也。○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藐藐。美貌。躑躑。壯貌。鉤膺。作

也。官也。私人。家臣也。○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藐藐。美貌。躑躑。壯貌。鉤膺。作

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乘

四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也。申

伯。宣王。之舅也。○申伯信邁。王餞于郟。郟。地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遄其行。○申伯番番。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

也。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小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不

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

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吉甫

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案竹書紀年。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序所云褒賞是已。甫。甫侯也。鄭玄謂穆王之時。作呂刑者。申申伯也。褒賞申伯。而及甫侯者。以其俱出于四嶽也。蕃。扞蔽也。宣。徧布之義。布。威靈。布。德澤。皆是也。張文潛云。四國有所界。故蕃曰四國。四方無所限。故宣曰四方。此為美申伯。而本其祖先也。故傳具言堯時。四伯言崧然。維嶽其高大。勢將至于天。維嶽降神靈。和氣以祚四嶽之後。向既生甫侯。今又生申伯。維申及甫。為周室之積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威德。此蓋言申伯未封時也。夫申伯。宣王之舅也。因親受封。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為周之幹也。或云。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則亂而已矣。而詩人美之。如是者。何也。對曰。周至於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

餞于鄙復還南經鎬而後入謝若徑從鎬入謝則道不經鄙矣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詩多倒語言信邁誠歸於是信行誠歸也以見申伯不欲離王室之意焉徹土疆治上所云土田之疆界也時具糧糧式用邁速也鄭玄云時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周禮遺人云十里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里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也言自京至國在道所須命皆預備委積由無所闕乏以得速至故曰用速其行七章戎大也舅以元稱之尊重之也憲法也言申伯之人于謝也率虎賁之士其威儀番番然徒行者御車者儀貌嗶嗶然喜樂禮入國不馳故行列安舒以見喜樂之狀焉周人咸喜曰周室大有良幹之臣與首章維周之翰應豈不光顯乎申伯此乃王之元舅有文有武皆足以法卒章柔惠且直即上章文武是已採與採禾為耒之採同不矯之則木不曲直不徐施則必折傷惟有文有武者能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謂之誦碩大也言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服此萬邦聞達于四國吉甫作工師之誦其詩甚大蓋言非帝美申

伯也有繫于國家也其風切申伯亦永長而好以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此詩主美申伯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也故為宣王詩也或曰後世寵外戚者以是詩藉口自宣王封申伯不再傳遂召驪山之禍猶可以為訓乎鄒忠胤云此不然也夫柔惠且直採萬邦而聞四國申伯宜為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之營亦豈猥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逆節亦非憑椒房之寵內執朝權如王賈閻梁輩也嗟夫為媾為寇斯其故蓋難言之而以造端咎崧高過矣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衆物事則法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仲山

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方。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王命仲山甫。式是

百辟。纘我祖考。王躬是保。戎大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

于外。四方爰發。喉舌。冢宰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隱

也。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仲

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

言樂事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東方。齊也。古者

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案物教之條件也。故傳訓為事。則訓法謂倣效也。秉執也。秉。彛心所秉之常。謂常性也。孔子釋此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監視假至也。昭至。于下。謂明德浹于下也。天子斥宣王也。言天生眾民。有教必倣效。是民之常性也。故莫不好是美德之人。言歸宣王之德也。天監視有周。其明德浹于下民矣。皇天無親。惟德是祐。故保茲天子。為之生仲山甫。以為之輔。一章嘉美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一

語盡之矣。君道體乾，主剛。臣道體坤，主柔。臣道無成，故尚柔。鄒忠胤云：易坤為臣道，繫以利牝馬之貞。蓋坤非偏柔乘乾而為柔也。呂祖謙云：維則不過其則也。此所以為嘉也。過其則斯為弱矣。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以其對君者言之。小心翼翼，恭慎貌。此以其居職者言之。古訓故訓訓道，故道即先王之道也。陸德明道讀為導，非也。式，法力勉也。言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其事君也。令儀令色，其居職也。小心翼翼，惟先王之道是遵法威儀，是力以養其德。天子順行其所為，而有明命，則使仲山甫布之。**三章**此言命仲山甫為冢宰也。辟，君也。百辟謂卿士及畿外諸侯也。呂祖謙云：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發發而應之也。言王命仲山甫曰：汝為長官，施行法度於天下，百辟當繼大其祖考之業，以保我王躬。蓋仲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於是山甫受命為冢宰，出納王命，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也。**四章**此申上章賦政之事也。肅莊嚴也。政教出天子，故曰肅肅王命。邦國謂諸侯也。若順也。明之以賦政言，蓋賦政於畿外邦國之能順與。

不能順。山甫能明之，以詔王而出之。此冢宰之任也。四方爰發實繇于此，哲智也。言肅肅王命，仲山甫奉而行。乏，邦國之順否能明之。大氏明決過人者，審於量物而多，暗於處己，每致羅禍。其保身者，多趨利避害，不顧其君。唯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不懈其職，以事一人。夫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痊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人情為爾，山甫主眷既隆，位極人臣，輿望所屬，易來讒嫉。非明且哲，難乎免也。**五章**人亦有言，相傳之言，即常言也。茹食也。強禦解見于蕩篇，矜鯨通言人有常言。凡人柔者，則茹之。剛者，吐之。喻侵侮寡弱，避良強盛也。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強禦，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也。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寡弱吞聲，豪強逞志，共和以前紛如矣。不茹柔，不吐剛，其山甫佐天子中興大作用與。**六章**輶輕也。聖人率人性而立之道，人學以成其德，是非強不能也。故曰輕如毛言，不難也。我言甫自我也。儀毛傳，古本作義。故訓宜也。我宜圖之。表記所謂以義度人也。冢職，王職也。不敢斥言王闕，故曰冢。

職有闕言人有常言。德輕如毛而人鮮能舉之。我以義度之。惟仲山甫為能舉之。而其德隱然無有助之者。蓋吉甫以義度之。乃知其能舉之。宜乎當時隱而莫識之者。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惟仲山甫為然。所謂王躬是保也。王伯厚云。考之周語。宣王立魯公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當時公卿惟號文公諫不藉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莫助之之嘆也。七章傳云。言述職也。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蓋山甫出使所歷諸侯國。事歸詔之天子。猶諸侯述所職也。故以為述職。此為母懷靡及發。祖送行之祭。出門而後祭。故云出祖。征夫於皇華。謂使與上介眾介。則山甫亦在其中矣。每懷靡及。解見小雅。皇皇者華。彭彭行貌。鸞鈴也。象鸞鳥。故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也。鏘鏘鳴聲也。言仲山甫奉命出使。祖祭以行。四牡業業。高大征夫。捷雖有柔。和明智之德。猶自以為無及。義如皇皇者華。四牡彭彭而行。八鸞鏘鏘而鳴。此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齊也。孔穎達云。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當夷王之

之時。與傳不合。朱熹謂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與卒章式用也。作誦解見上篇。穆和也。言仲山甫往於齊。周人望其疾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非自誇所作之美也。蓋詩謂山甫而工誦之。如是是美在山甫也。山甫在齊。顧瞻君側。永懷不忘。故以此詩慰其心焉。鄒忠胤云。天為保天子。生山甫。王以保王躬。命山甫。山甫之責甚鉅。區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之。第成王時。召康公亦嘗以太保營洛。雖王都之肇建。不比於侯封。然是役也。倘非異人堪任。堪者必山甫乎。且山甫於王命。既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淹。固不妨其為保躬補闕也。夫城齊亦非細故也。當時北有獫狁。南有荆蠻。東有徐淮之夷。故式是南方。以申伯城彼朔方。以南仲奄受北國。以韓侯而東方之保障。齊為最大。以城齊。屬山甫。諒非無意耳。或謂職業位望如山甫。宜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不宜一日去王所。山甫顧瞻君側。永懷不忘。詩言式。適其歸。借贈友之章。寓諷王之義。猶唐詩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其意未必不出於此。而吉甫亦可謂善言矣。郝敬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繇天子。裂土啓封，悉自己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於彘，是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况齊遠在東隅，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

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王親命之，繼茂祖

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共，執也。朕命不易，幹

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人覲，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脩，長張大也。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茀

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脩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鞞，鞞鞞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也。韓侯

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屠，地名也。顯父，其殺有顯德者也。其殺

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藪，菜般也。筍，竹也。蒲，蒲弱也。邊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

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里，邑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蹶

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姑，蹶父姓也。孔樂韓

姓也。孔樂韓

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嘒嘒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慶既今居韓。姑燕譽。溥彼韓

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

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案序云美宣王能錫命諸侯。郝敬云。厲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稱威福維辟耳。此其所以美也。孔穎達云。不言韓侯者。見所錫命

非一國。故言諸侯以廣之。梁山。韓國之鎮。所望祀焉。韓後屬晉。故爾雅以為晉望。詩人言入君之功多配禹。言之。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以武王之功配禹也。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此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倬大也。榦作榦。榦而正之也。辟君也。大君謂王也。言奕奕梁山。維禹治之。除水災。以配宣王撥亂之功也。韓侯有倬然之道。乃受命為侯。伯王親命之。曰當纘。大汝祖考之業。無廢朕命。夙夜不懈。固執爾位。朕之所命。無有改易。正不直之方。當以佐大君。章首章是初受命為侯。伯時事。此章則既封後而復入覲之事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介圭解見崧高篇。以介圭入見天子。觀禮所云。乃朝以瑞玉。有纘是也。王錫韓侯以下。覲禮所云。事畢。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是也。綏為大綏。深鳥羽或以旄牛尾為之。注于竿之首。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簟方文席也。蕭蔽也。以簟為車蔽也。車輓曰衡。錯置文采于輓。故為文衡也。玄衮。玄衣而畫以衮龍也。鉤膺。解見小雅采芑篇。馬眉上飾。曰錫刻金飾之。故云鏤錫。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曰軾。

以革持之使牢固故云鞞鞞也。轅軾上覆蓋以有毛皮為之。備轡也。革謂轡首之垂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言韓侯乘長大四牡。執主人覲于王。王特錫以車馬。淑旂綏章。車上所載也。簞芾錯衡。以車言。玄衮赤舄。以服言。鉤膺以下。車馬互言也。二章出祖解見上篇。鄭玄云。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送行飲酒。日餞。必使有顯德者餞之者。榮其人也。清酒清美之酒也。魚謂丞。煮之也。荀竹萌也。蒲葍謂蒲始生。下入泥白處。可以為菹。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竹曰邊木。日豆且多貌。侯氏指韓侯。覲禮稱諸侯為侯氏。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晉相也。言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贈以車馬。餞贈皆承王命。人臣無私交。邊豆且然。韓侯與顯父相共燕樂。榮君寵也。四章此言韓侯畢觀事。而出國門。遂於蹶里。行娶妻親迎之禮也。汾訓大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孔穎達云。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為大王。其意亦為厲王。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

之甥矣。宣王之前。惟厲王耳。蓋以其先帝故。尊稱之也。若是他王之甥。而韓侯娶之。安在其美。宣王也。厲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王甥亦焉能相倣。惟宣王中興。然後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此其所以美宣王也。姊妹之子。為甥。蹶氏父字也。止語。辭百兩百乘也。彭彭解見小雅。出車篇。不顯顯也。光猶榮也。韓侯顧之。即昏禮所謂曲顧。男下女也。故傳以為曲顧。道義爛。鮮明貌。言韓侯娶妻。王之甥。卿士之子。道其尊貴也。韓侯親迎於蹶父之邑。其車馬之盛。豈不顯其光榮乎。諸娣從之者。祁祁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見其鮮明。榮爛盈於蹶父之門也。陸化熙云。迎日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也。從日諸娣。是送以夫人之禮也。五章靡國。不到言涉歷邦國之多也。韓姑。韓侯之夫人也。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姑。相視倣所慶善。燕安也。言蹶父材力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靡國不到。因為其女視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為樂土。甚樂哉。此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象魚禽獸。無不備有。蓋勛麋鹿。可以供食。熊羆貓虎。可以供裘。韓地物產之隆如此。故善韓之國土。令女嫁焉。而居之韓。

姑亦則安之。盡婦道，有顯譽也。卒章燕召公之國也。于時召公為司空，故命之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呂祖謙云：春秋之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溥大時，是墉城、壑池。籍稅也。言大矣。彼韓國之城，初受封也。王命召公以其衆築完此城，以先祖曾受命長是百蠻。今王錫韓侯，追貽命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之業，以為之伯首章所云：續我祖考也。於是高其城，深其池，治其田，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貌言皮則豹，亦獻皮也。黃氏蠡測云：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為贅物。其詩曰：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可知矣。宣王側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頹之跡，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序於崧高，則曰：能建國親諸侯。於韓奕，則曰：能錫命。諸侯可謂浚于詩者矣。朱

烹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何楷駁之云詩詞前後明有兩命非初立之命也其序述周詳正以揚厲中興氣象而但以為送行而作不基小與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

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鋪病

也○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泱泱四方武貌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詩王命召

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召虎召穆公也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

翰。旬。徧也。召公。無日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

社。似。嗣。肇。謀。敏。疾。戎。犬。公。事。也。○釐爾圭瓚。柜鬯一卣。告于文人。釐。賜。也。柜。也。

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也。自。錫。山。土。田。于。周。器。也。九。命。錫。圭。瓚。柜。鬯。文。人。文。德。之。人。也。

受命自召祖命。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上土田附庸。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對。遂。考。成。矢。施。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案序云。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虎。後漢東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此其事也。江漢二水。各宣王於水上。命將率。遣士衆。故以二水合流為諸侯會師之況。古者畿

兵不出。所以重內。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此役則徵兵。江漢也。滔滔以其衆。逝言匪安。以心言其心不敢違。寧也。遊。遊息也。淮夷散處潛伏。故曰求車戎車也。鳥隼。日。旗舒舒行也。鋪訓病謂討而病之也。蓋不必勦殺。逐之。使不敢入。故曰病言。江漢之水合流浮浮然。武夫滔滔。莫敢安舒。曰吾之來也。唯淮夷是求。是病道士衆不懈也。朱熹謂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鄒忠胤云。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為目。日。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常武。所云淮浦淮漕。指所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章。湯湯。流盛貌。成。成功也。庶。幸也。兵非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告成於王。曰。王國度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時是載。則也。言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告功於王。四方既平。王國自此庶幾安定也。是天下無有叛戾乖爭者。王心則寧矣。輔廣云。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王心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焉。○章。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事也。濟水。厓也。式發語辭。辟與

關同微治。疾病棘急。極至也。式辟以下。四句命之之辭也。王命召公曰。式關四方之侵地。治我疆土。哉非病害之。非急躁之。但使來至于王國。受政教而已。召公於是正其境界。分其地理。至于南海而止。四章句訓。徧謂經營四方也。宣布也。召康公名奭。召穆公之始祖也。子小子。宣王自稱也。祉。福也。自來。旬以下。通下章。冊命之文也。王命召虎曰。女來經營四方。以宣布政教。昔者文武受命。召公為之。楨幹之臣。女無日以予小子之故也。當嗣召公之功業。女之所謀。敏于大事。我用此。賜汝以福。卽下章所陳是也。呂祖謙云。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五章瓊。祭時酌鬯酒。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詳見旱麓篇。柶也。築煮鬱金草。以和黑黍酒者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韓詩外傳云。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和鬯。于往也。周岐周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岐周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故往就之。自用也。召祖。召虎之祖。康公也。稽首。首至地也。言賜

爾圭瓊柶鬯。一。使以告祭。其宗廟先祖有文德之人。又以其大功德。錫山川土田。使往周受其賜命。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所以寵異之也。召虎乃拜稽首。受王命策書。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章對訓。遂。遂者兩事之辭。上既稱言壽考。復拜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也。作為也。考訓成。嚴祭云。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勳于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我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天子萬壽。申上章天子萬年之祝。而轉致屬望。無盡之意。言我願王之壽考。而明明善譽不已。施其文德。四方莫不浹洽。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哉。

然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涯也不留不處二事就緒誅其

君弔其民為之○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教遊也釋陳騷

也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其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虎之自怒虓然

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治也○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

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蟄如翰苞本也緜緜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觀也翼翼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也猶謀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來王庭也徐方

不回王曰還歸蓋文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

常武六章章八句

案朱熹云詩中無常武字召公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

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序

云因以為戒然讀為焉鄭忠胤云宣王武功見於小

雅者則有六月采芑見於大雅者則有江漢常武考之

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然則平淮平徐

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年亦云歸自

伐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為患故費誓云徂

茲淮夷徐戎並興穆王時徐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

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荆，於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道出師，以防侵軼耳。赫赫威盛也，明明顯察也。周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乎泯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下震日月，明照故以赫赫明明贊宣王也。大師，三公之官也。或云周家不特設三公，此兼職也。皇氏，父字天子六師，王親征，故稱六師戎兵器也。言赫赫明明，宣王之親征也。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為大將，又命皇父為大師，以撫軍眾，乃告之曰：「整我六軍，脩我甲兵，當敬慎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此南國。」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或云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似殷將矣。乃此仍謂宣王命南仲於太祖，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愚謂此蓋文王時南仲之後世稱南仲者，猶召康公之後世稱召公也。惟未審其名耳。鄭玄云：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大師皇父朱熹仍之。果爾，經文當云南仲曾孫何反云南仲太祖，絕弗似語意矣。章尹氏吉甫也，掌命卿士，蓋卿而兼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

大夫則策命之，程國名伯爵，休父字也。戒誓戒也。軍禮也。蓋以王靈臨小醜，非對壘之敵也。若曰天子巡視此徐方，云爾，河陽稱狩，義亦類此。三事為三有事，說見于小雅。十月之交，篇緒業也。左右陳行，以下皆命休父之辭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命之曰：令尹士眾左右陳行列，誓戒我師旅，循彼淮水之涯，省視此徐國之土，誅其君，不久留，不待處，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以使民就其業耳。孫子云：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萬尚烈云：周起岐豐，淮徐至遠，其從化也，則後其倡亂也，則先徐之無周，其積玩也。宣王赫然中興，伐玁狁，滅蠻荆，平淮夷，庶幾乎一伸中國之氣，而蠶爾之徐尚背叛，如此其為四方釁孽，豈小小哉。倘非出之全力，期于蕩平，何以成終善後。而稱極治，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荒之遠，正副之將，必諄諄焉，誠永逸之策。長治之圖也。常武其三代之盛舉哉。章上言命將師，此章方言王親征之事，業業訓勳，言其威靈氣焰足以動人也。

作行也。曰徐土。曰徐方。曰徐國。非有二地。特變文耳。言王之親征也。赫赫業業。人望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王師舒徐而安行。不敢繼以放遊也。徐方聞之。陳說此事。以驚動其震驚徐方。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也。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震驚已先服其心矣。**四章**朱熹云。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怒貌。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醜衆也。虜訓爲服。孔穎達云。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此將征徐。路循淮浦。治淮旁國也。言王乃奮揚其威武。如雷霆之震怒。鼓而進其虎臣。闕然如虓怒之虎。厚布陳師旅於淮水之涯。就而執其衆之降服者。治彼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之所而斷之。鋪敦淮濱。截彼淮浦。是奪彼負隅之勢。而先斷其右臂。彼徐方者。亦何能復越淮逃匿。如向之出沒不可測也。哉。宣王用兵。其謀攻如此。**五章**此述自淮浦移師征徐也。孔穎達云。翰飛之疾者。擊鳥之擊。尤疾。故傳云。擊如翰。絲絲訓靚。靚與靜同。言王之師旅。嘒嘒其疾如飛。其擊如翰。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王兵安靜且敬。其勢不可

測度。不可致勝。以大征徐國。通解云。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畧述武事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若有過於文王之威者。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下之兵。尚威。論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象。**卒章**猶訓謀。徐光啓云。凡平日所爲。與衰撥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王謀也。允信也。允塞。謂至誠感物也。見于韓詩外傳。既來來。告服也。既同。與他國同服于王也。回違也。言宣王經國之謀。猶誠德之所至。兵纔臨徐方。未陳而已來告服。此非一時兵威使之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是已。故特歸功于天子焉。四方既平。徐方不復違命。而王於是班師而歸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邦填久厲惡也靡有定士民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

瘳。瘳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

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收也。拘也。

也。說。放。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放匪誨。時維

婦寺。寺。近也。○鞠入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害也。

也。忒。變也。如賈二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休息也。婦人無與外

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

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

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

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

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昏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不弔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善。殄。盡。瘁。病也。○天之降

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天之降罔維其幾

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鬻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藐。藐。大貌。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案序云凡伯刺幽王。此與作板詩刺厲王。凡伯不同。蓋此畿內諸侯。世在王朝。為卿士者。凡國伯。爵故世稱。凡伯。猶周公召公也。何楷世本古義。與作板詩者為一人。夫凡伯於板詩。已自稱老夫。則年當不下於六七十。而此詩云。哲婦傾城。則作于褒姒得志之後。自厲王時。歷共和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八年。立伯服。凡七十年。計百三十四歲。人矣。其遠于人情如此。幽王之世。褒姒擅權于內。皇父石父之輩。朋應于外。任用小人。聽信讒言。任刑罰。事剋剝。饑饉薦臻。戎狄窺伺。馴致驪山之禍。故曰大壞。昊天稱王。不敢顯斥言也。食苗根者。曰蝨。賊自外至。蝨賊。以比皇父石父輩。疾生自內。蝨疾。以比褒姒。屈極。罟網也。瘳訓愈。謂已也。言仰視王之所為。則不惠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也。是王乃降此大惡虐政也。以昊天言。故云降。邦國無有定土。與民皆其病矣。如蝨之賊禾。疾禾為之。無常亦無至極。設罪網而不收。無有常亦無有已時。蝨賊以下。皆言降大厲之事也。章。土田民人。以諸侯及卿大夫而言。無罪有罪。兼士民而言。覆反也。城猶國也。言王聽用褒姒之言。刑

黜諸侯卿大夫。無罪者。此無罪者。反拘收。彼有罪者。反赦之。夫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而與外政。則適以傾入國。爾王符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女覆脫之。章。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所由上下也。言褒姒懿美。其哲婦而其出言也。為梟為鴟。是婦之多言。實大厲之所由降也。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王不由人之教誨。惟婦人是近愛。用其言。故耳。詩志云。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無極是也。成敗繇于是。非得失不繇動靜。蓋丈夫而為私圖。才智亦盡敗。亡之藉。如大任大姒。豈非上哲。婦人聰明。軌于正。則盡收歸于德。邑姜而列于十亂。豈不以才哉。令褒姒而公心內助。其才其知。于以上嗣徽音。不難矣。獨其智。惟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縱其暴戾之性。非有益國之心。類梟類鴟耳。為梟為鴟。

其哲所以傾城。非以其哲也。大氏婦人志廣度宏者少。鳩拙猶不至敗事。故以為寧拙毋巧。其寔不可槩論也。哲婦為梟。又為鴟。是舉性之惡。與聲之惡者。並惡之。四章。鞠窮也。譖誣告也。竟終背反。極中胡何。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以位言言。婦人之長舌。能窮屈人。伎害變詐。其言無常。故始所譖之說。與終相反。而豈肯自謂。我之言不中正乎。反曰。是何足為惡也。如夫商賈。三倍之利。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政。今乃休其蠶織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夫為締為綵。服之無數。文王之所以興也。為梟為鴟。休其蠶織。幽王之所以大壞也。五章。介。大昏相。申。閔也。不祥災異也。川竭山崩。冬雷夏霜。是也。言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蓋欲使知信用長舌。哲婦之故也。何捨爾。大猷遠慮。反與我之正言者相怨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異而不恤。又不慎其威儀。賢人之云亡。邦國之將殄瘁也。韓嬰云。昔者秦繆公困于殽。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管文公困于驪氏。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

王勾踐困于會稽。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據賢人者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賢人之謂也。六章。此承上章。天何以刺而言也。蘇轍云。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網之執禽獸也。言天之降羅網。維其渥矣。王不自悛。恐其罹矣。賢人之云亡。我心為之憂矣。蓋為邦國殄瘁。故也。既曰優。又曰幾。既曰憂。又曰悲。見日甚一日焉。卒章。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義見于小雅采芣篇。昊天與首章。昊天同。斥王也。皇祖。謂文武也。言鬻沸。檻泉。其源維深矣。喻己憂思所從來久也。心之憂矣。寧自今日矣哉。恨是時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正當我身也。自傷我生之不幸也。藐藐王者。雖至于此。無不能鞏固之之理。苟能改過。自新。庶幾可保也。故箴之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嗣子孫。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己也。鄒忠胤云。屢孤箕眼。亡國之兆。雖久已見於童謠。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是嬖。休。蠶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即奪宗。方且裂繒為入耳之歡。舉烽為博祭之戲。幾如是而不亡者。而詩人

尚規之以善後蓋誠欲回國脉於一綫不忍坐視其殄瘁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

夷我邦也靖謀夷平也○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

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案郝敬云昔周室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不伯因以召旻名篇閔時無召公也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蘇轍云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果爾當云旻召何顛云召旻疾威解見小雅雨無正篇瘖病卒盡也流亡謂逃徙無定也居國中也凡伯以國事為己之任故云我居圉荒蕪也言幽王虐

政天怒迅烈。篤降死喪之禍。疾我以饑饉。其僅存之民。亦盡流亡。自我國中至邊垂。盡皆荒蕪。田野不治。蓋此歲旱之極也。**二章**此章天斥王也。與上章天不同。罪咎解見上篇。蝨賊斥小人也。椽擊也。義與小雅正月。天是椽同。故傳以為天椽。同通邪僻也。言王降罪網。以收無罪。非惟外害良善也。蝨賊又相與潰其內。上下昏亂。君天禍之。在位椽之。無供其職事者。潰潰然邪僻是行。是實謀夷滅我邦家也。**三章**兢兢戒懼也。業業危怖也。言在位皆臯臯。不知先王之道。惟訛訛然。厥愾莫供。職而王會。不知其玷缺至此。天下之人兢兢業業。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道政教不行。與諸侯無異也。**四章**木上曰棲。孔穎達云。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棲。首也。相視潰亂也。止語辭。嚴祭云。谷風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言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彼水中之浮草。棲於樹上。枯槁無潤澤。我視此邦。

國無不亂矣。道皆亂也。**五章**時是茲也。彼斥小人也。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稗。稗謂之精。職主也。兄訓茲。茲與滋通。滋益也。言昔時之富。皆仁賢也。不如今之富。讒佞也。維今之病。皆賢者也。昔則不如此。彼宜食。疏而反食。精糲。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焉。何不自廢退。以避賢路。乃主滋長。此禍亂之事乎。瞻卑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一者蓋勢相因。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小人競進。邦國殄瘁。恒必由之。**六章**溥猶徧也。弘大也。池水自外以灌者也。故池之竭矣。不云自。厓之崩。與以喻國之壞。由讒佞敗之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不發。與以喻國之禍。由褒姒內訌也。今也國竭而不自知。害斯徧矣。然蝨賊猶主。滋弘大之。不獨裁及我躬而已矣。蓋見為宗社慮。非為身家危焉。鄭玄以為王之身安得。斥王身云。我躬。朱熹以為詩人之我躬。非凡伯之忠矣。**卒**先王受命。謂文武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非止。召公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獨舉召公。有舊。謂老成人猶在也。言昔先王之時。臣有如召公。日

關國百里。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是也。今也。日促國百里。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是也。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世雖亂乎。不猶有舊德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也。昔召公曰。關國百里。今也。日促國百里。似乎舉世空虛。有借才異代之想。忽轉一語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不有舊而日。盛國猶可言也。尚有舊而不免日。盛國悲夫。陳傅良云。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幽雅之終于召曼。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補義卷十一終

